

郭

建

英

著

解
放
军
出
版
社

荆軻

一代游俠



I 24.3
196-C₂

一代游侠

荆轲

解放军 著

鄭建英 著

解放军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代游侠:荆柯/郭建英著.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1998

ISBN 7-5065-3563-7

I. 一...

II. 郭...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北京地区书刊发行所 号 邮政编码: 100035

新华书店发行

1998年9月第1版 1999年1月第2次印刷

开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10.125

字数: 260千字 印数: 7500册

定价: 14.50元

引 言

虽然，早就知道那凛冽着寒意的易水，已经枯瘦而衰老得漂不起一只木舟了，但怀旧依然是一种忧伤而美丽的情绪。那首只有两句的绝唱，比易水还要流泻得长久。也许，一旦人忘却了千古的流传也就陷落得不可挽救，所以，人总是去写老故事，于是再唱一次“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他踏上了易水再没有回来，他的背影融入了一个遥远的末世。他倚着秦宫的铜柱倒下去之后，他的鲜血凝固的同时也凝固了一个时空。从此，那种辉煌也许永劫不复了。

他算什么？一个刺客而已。在一个民族纷披流泻的文化源头中，他幽幽怨怨，仅仅留下了无声的叹息。但一幕纷繁的长剧，他一上场即警响了尾声。为此，我们神往地向时空寄去长长的怀念。

我们用手触摸自己峨峨嶙嶙的骨骼，枝枝杈杈的血管，灵敏的感觉触到了骨子里血液中的儒、道、墨、释，也触到义愤和激情。因而，我们这个谙于世故，浑圆练达的古老民族，还可始终慷慨悲歌，张目赴死。

古侠像一座庙宇，但神坛上却没有偶像，他们一个个随风越轨而去。他们活着的时候，也许只留下一场长哭，一次大笑，一阵长久的沉默，他们的生命总是提在手上，像一块生铁，一块古铜，竟也沉甸甸地有一些分量，但抛掷它，可能为了一朵矢菊，一株棘草，一把泥土。他们冷冷地站在热闹之外，望着生命度过的每一日每一时，忽然一天便从凝重的思考中丢失了。古侠都是传说，可是说故事者却像举着火炬。

不知古侠沉默的灵魂可曾有过荒谬的感觉。人只要回头一望

自己那把留在身后的坐椅，就会知道一切原是别人的安排。侠的衰绝的命运里都含着荒谬。但是侠的身后的叫好声始终不绝，这又是一个不解之谜。

侠，像一个群山，跌跌宕宕，透透迤迤，但侠挺身而起的时候，却在一群人又一群人走过的末世。

像翻看一本日历翻到了最后的日子，你看，不是有的人背着行囊去造访没有鸟翼的大沙漠；有的人驾着汽车正飞越那称为壶口的一段最险恶的黄河；有的人贪婪地吸吮着上个世纪的鸦片，延续罪孽；有的人把慈善从雕花的红木箱中捧出送给终生也不曾谋面的失学的孩子。善与恶都喧嚷着回来了，英雄倒下去的时候，劫持者正在大路上昂首阔步。

侠在哪里呢？那个沙漠探险者无援地倒下去的时候，他把所有的衣服都脱下来奉还给这个世界，人赤条条地来，还赤条条地去，他从此消失了。而倒下去的时候，也注定了必然的忘却，但他苍茫的路途证明他的生命真实地来过了。这行为是超时还是崇古呢？

是的，不是前去，就是重归，再无别处可以选择。

忽然一天早晨，天文学家宣布一颗被人们命名的彗星再度造访地球。所谓“再度”，因为它两千多年前光顾过古时的人们，今日它从溟溟远路归来是否为了看一看老友的子孙，然后，他再度飘然远去？两千多年后，是否还有一次回归？我们已不得而知。

在一个春末的傍晚，透过一棵刚萌生绿意的白杨，用一架放大十倍的家望远镜，我看到了两千多年前曾造访过我们祖先的星辰。它明亮极了，美丽极了，那金色的长尾煞似一只孔雀舒放的“屏”，也像一把长流民间的“帚”。是展示美，还是降临劫难，只有用心去领略了。不过两千多年的岁月，毕竟有一次相见，这已让人感知何谓缘分。

两千多年后，还有这个春天，这棵白杨，这片脚下的土地吗？那时，我到了哪里？还能留下一根白发随着满天的柳絮飘浮？仿佛是我们的宿命，仿佛也是我们的恐惧。

但是，我忽然想到了那些独行的持剑者。是否在两千多年前的夜晚，他们也曾站在荒凉的古代的土地上，面向古代的天空仰望过这颗星呢？谁能肯定，谁又能否定呢？考证，在这里几乎没有意义。

我想，那时古代的天空分外澄澈，所有的星星都像垂悬的灯笼。而长尾彗星隆隆飞来，金色的光贴着地面浑然扫过，于是，一些人的生命接受了不可言喻的感召，仗剑而去，这就是古老天空下特立独行的执剑之族。当然，他们也带去了各种各样的解释：“报知遇之恩”，“士为知己者死”……但是，仰望了这颗在两千多年前出现过的星星，才谙知他们的生命也一样无所皈依。死，也是他们寻找的存在方式。

在司马迁恐怖的墨痕里，冬雷，夏雪，彗星，蝗虫几乎掩满了天空，人们在仰着脸沿着战车的辙印远去，人们转过脸的当儿，家园就不见了，从此，便迈上秦的国道。

这里，从星群密集的天空，我找到司马迁给我们留下的一笔：“七年，彗星先出东方，见北方，五月见西方……”不管它是哪位凶险的“彗”，我的人物的命运，就在星光下开始……

目 录

引言

第一章	末世到来的时候·····	(1)
第二章	侠,放下了剑,已纷纭隐去·····	(16)
第三章	一株荆,原是他的父亲 ·····	(36)
第四章	在五万人倒毙的山冈上·····	(72)
第五章	蝗虫蔽天的时候·····	(87)
第六章	手中握着黄金却上了别人的船·····	(117)
第七章	在那个阴暗的黎明他登上了太子丹的华车·····	(152)
第八章	他结识了樊於期,也做了仇恨的儿子 ·····	(193)
第九章	死期就在明天·····	(217)
第十章	寻求一把杀人的毒剑·····	(228)
第十一章	艰难的起程·····	(246)
第十二章	借一颗人头作为献礼·····	(260)
第十三章	易水流不去的告别·····	(274)
第十四章	永恒的一刺·····	(291)
尾 声	·····	(314)

第一章

末世到来的时候

彗星的长尾正在扫着土地

那时，风正在夏季里吹着，潮湿的，寂悄的。一切蓬勃着生机，一切却又生长着荒凉，一切正跟着季节走一次，随着没头没尾的日子都会绿一次，黄一次，干一次，潮一次，死一次，也活一次。虽生息息、自自在在，也忧忧郁郁、荒荒落落。一切如此轮回不止。

夏季的风无声地吹过去，还是那种荒凉的调子。听着它，天地之间仿佛还未曾破开似的。

但是，没有头绪的风无端地煞住了脚步，太阳下落下来更古老的静穆。草、葵、稷和黍都肃然昂起了头，一颗长尾巨星正在乌兰的天空缓缓驶过。

地上所有的人都屏住了呼吸，都怔睁了眼睛，都感觉到了那金色的长尾在脊背上热烘烘的抚摸。

当那扇形的金色长尾以扇形的金光扫着地面的时候，夏季的绿色却齐斩斩地屹立着死去了，所有的生命瞬间都枯黄了，原本的古代又走回更远荒的古代。

人们还不曾经历过夏季里如此迅速的死亡，旷野里一片喑哑，一片空无。

就在这个夏季，天空的造访者频频来临。一会儿抛下鹅卵般的冰雹，一会儿落下鹅毛似的大雪，一会儿飘来一阵流星雨，一会儿又刮来一阵白毛风。月偏食仿佛潮汐，半个月发现一次，日全蚀又常常把天空涂得漆黑。而现在长尾彗星又在天上自由自在舒展得很宽阔，人竟突然看见他金色的影子。

于是，巫们敲着孤独的铜鼓，散乱着长发悲戚地舞蹈。流着泪，唱着诗，而转瞬，今日还是今日，原初还是原初。

可是，彗星把这个长在夏季的希望全扫去了，人们抬头望望那灿烂长尾，仿佛做梦也未遭遇如此险恶。天已苍老，天已脆弱，天已难以容纳人世的罪孽。于是相互凝视了一瞬，才知末世已经到了。

濮阳的人哑了一阵之后，一起双膝落地，一起悲声恸放，一起感觉背脊上起了一重坚硬的粟，而且从那天再没有消失。

人们一味地匍匐着，仿佛那一副可以弯曲的双膝本来就是为了服从而弯曲，为了悲痛而弯曲，为了无奈而弯曲。而一旦把双膝弯曲起来，劫难就放在了面前。

庆生本来想去望望烧焦的旷野，但母亲警示地瞅了他一眼，这年轻人的双膝也只能随俗。他把那虎头铜剑横放膝前，望着前一代人精美的雕铸，心中竟诵读着四言诗：“……日月告凶，不用其行……百川沸腾，山冢岑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也许他的记忆中流着远古的声音，也许他从小喜爱读诗，他常常想，假如有一天地上所有的江河都像釜中被煮沸的水，假如有一天高山都像被摧断的树，假如天地倒置，他将有一次非常壮丽的远游。

他对琐琐碎碎的日子已不耐烦了。但，母亲总是慈爱地望着他，而这眼中的情感又复杂得难以形容，所以他每日能做的就是读书和击剑了。

剑，是他的家传，一代代庆氏的男儿都握着剑柄削来削去。一个家族假如持剑而舞蹈，观众就会为一个家族鼓掌，一个家族就会

因一把剑而显赫于世。紊乱的逻辑从最初已经开始。此刻，他觉得等到了什么，虽然模模糊糊，但确实已经等到。他又一次看看长尾彗星，忽然哈哈大笑。

人们忽然仰起脸来：“这是谁？”

庆生。一位贵族的后裔，一个读书击剑的正当男儿，一个家族所有光荣的继承者。唔，天在悖逆，人也在悖逆，而且出现于同一瞬间，人们一下子觉得天上的灾星与这年轻人有了某种联系，都怔怔地望着他。

庆生早觉得这世上只剩下他独自一人了，即使他和几个年轻的伙伴对剑，也觉对面不过是可以撞出响声的影子，他总恍惚着与影子对舞。

此刻，你悖逆了众人的感情，你还能在濮阳的古邑里生存？庆生从地上站起来，像彗星一样对一个个悲哀的脸，惊愕的脸，愤怒的脸，扫了过去，然后从地上拾起自己的剑，踩着人们垂在地上的阔袖，宽襟，长裙，走出了人群。

忽然，人们也哗地一声笑了，笑得十分凄厉。笑了半天，忽然看见一片跪在地上的人，而又莫名其妙地长泪不止。古怪，除了出现于天空，也表现于人世了。

唯一的不哭不笑的是藜。她始终是个观众，不是个角色。她早已知道有个故事正在远路上飘忽而来，但还不曾知道就在这个正午从明晃晃的阳光里出现。而且不曾料到庆生让自己一直封闭不漏的痛苦冲破了一座坚固的大门，她有恼怒。

她与庆生同一个剑师，同接受一样的指教。在几年的时间里，他们也对剑，也共舞。但庆生的眼睛除了环绕着剑转来转去，很难有一瞬在藜的脸上停留。沉默，把庆生与藜的距离拉得很长，但他十分欣赏她的剑技，不管是刺是挡是削是推，都既刚且韧，既硬且柔。有时像推不倒的墙，有时又像扑不到的风。风声电光，在你眼前美丽地绕来绕去，你既觉不透风雨，又觉恍惚迷离。剑道真是既难悟，又难求。庆生在藜的面前对自己的天赋闪烁着怀疑，又对这

异性的同道者禁不住倾倒。但只能把自己的感情遮掩得像一个黑夜。那是一个夏夜，白天被太阳晒干的生命，在夜露中缓缓昂起头，作一次寂静的复苏。母亲没有睡，一面不时望着神秘的星空，一面淋着没有声息的露水，让鬓发、手臂以及不再年轻的面容有一次夜露的滋润。母亲一直找不到归宿只能哀惋着青春的易逝，你的心境还是那众花孕蕾的昨天日子，可是不知谁的手竟把你推到发也疏、面也黄的今天的日子，只能在夜露中独坐回忆。

谁知母亲青春的思绪竟能衔接着儿子青春的思绪呢。庆生吱吱地咬着牙，念着一个女子的名字——藜。

是谁，让儿子有如此一番铭心刻骨的相思，日暮夜梦的痴迷？藜在何处呢？

藜的确是剑师超群的女弟子，她不仅剑技卓约，而且魂与剑已经冥合。持剑舞蹈的时候，只见剑像一团光，而持剑的人已经消失。藜是在剑魂中活着，谁能找到藜呢？

剑师知道庆生倾慕藜，却很难走近藜，只能在自己的心里跟踪藜。她走到哪里，那一缕颤悸着的情思会飘到哪里，但谁能把命运握在自己手中呢？即使剑师降服了剑，但对于天上的星却要屈下双膝。庆生倔强地要找自己想找的东西，找不到的东西，于是庆生终生都承受着悲剧。

但是，剑师没有料到在这个肃穆地让所有人发抖的时刻，庆生会笑，会疯。这说明庆生已看见了别人不曾看见的东西，并且用不易落下的双膝作了决定。剑师当以别一种眼光去估量自己的弟子了。剑或许只是庆生一个外在的装饰，而内心已别有所寄。尽管那长尾彗星还不紧不慢地横扫着它脚下的土地，但他的弟子已经飞去了。

果然，庆生从匍匐一片的人群中站立起来，在一片虔诚与恐惧中旁若无人地走出去。母亲泪水滂沱。什么天落下来众人顶，不，承受压力的只有自己的背脊肩膀和仅有的生命。但母亲在这个时刻只好从众随俗。她把头重新垂下时，泪水已湿了土地。

藜虽已把自己许诺于剑了，但也曾在独自舞剑的时候，思念过庆生。你在这个世间来来去去，谁问过你找什么？谁又愿意伴你一程？谁能在你心烦意乱的时候，理解地与你沉默地坐在一个角落？在一个朦胧着月亮的夜晚，他感伤地唱着：“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踟蹰……”假如庆生放下那一身庄严，在僻静的角落等待她，藜会在月光下勾紧了他的颈子……人间的故事流传了千年，重复了千年，全因为它的可爱，遗憾的是，庆生与她都放弃了岁月给他们的故事。她恨过，却不知恨谁。

此刻，只有她也踩着人们的阔袖、宽襟、长裙，跟着庆生走出了匍匐于地的濮阳的善良而悲哀的人群。

日食的时候，两个无名氏互割

末世的歌又出现了：“……日月告凶，不用其行……百川沸腾，山冢岑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声音平阔空朗，并且满含着磁性，只是看不见歌者为谁。过去的歌是阳光下与月光中的诉说。此刻的歌，也宛似“呦呦鹿鸣……示我周行”，是一种遥远而急切的呼唤了。

半天，才从天地相接的孤线中缓缓升腾两个人影，初看遥远中晃动着两粒黍粟，半天才从天幕的背景上透出他们身躯和腋下的长剑。

“唔，他们果然来了。”庆生缓缓舒了一口气。

藜望着庆生从不曾显露的热情，很觉诧异，很觉惊恐，直视着庆生的目光逼问：“那是谁？”

谁？庆生无需知道他们的来处，也不需追寻他们的去处。只知他们与他一样迷恋青铜长剑，也一样感伤着天下知音日渐稀落。因此，每望着手中的剑，总期望用它亲吻他们的颈子，站立着溅出浑身的热血，然后断然倒下。这是一个迷人的故事，他们就是故事的主人。庆生与他们不期而遇，但庆生相信他们从茫茫四方走到这里

是冥冥中早作了安排。

他们第一次相见，是刮了一夜狂风之后，天空蓝得仿佛在深夜里被谁洗过。这世间常常刮风，全因为人过于疯狂。你看战车飞驰，战马奔腾的时候，仿佛就是为了抛扬黄土。何况人世原本就是一个肮脏的地方，并用肮脏去污染天。人仰起脸总是看着灰蒙。

那天，上苍蓝得十分澄澈，但庆生刚刚抬起眼睛，看见白昼中亮着两颗灯一般的星星，而且它垂得很低很低，仿佛即刻就要坠落下来。唔，天象已乖张得不可理喻了。

那时他们也唱着“……日月吉凶，不用其行……百川沸腾，山冢岸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声音十分遥远广阔，他正瞭望着，而歌唱的人已经站在了面前。他奇怪一个能把声音留在远方，而身躯却飞越了声音落在近旁的景象。那时他对许多事都迷惑不解。他问师，而师让他自己寻找答案。

来人告诉他，盖聂正在赵国的邯郸等待他，你必须明天起程，盖聂将和你共同决定你们以后的日子。因为从今以后所有鸟都被剪去双翼，所有鹿都砍去双角，而人……

庆生惶然问：“人会怎样？”

来人秘而不答。

盖聂也挚爱手中的长剑，曾风尘仆仆在卫游学。他知道卫人爱剑如命，濮阳的街衢上一片短衫窄裤，一片金属灼灼。稍不注意，那剑就会铿锵相撞，两个剑手虽不至于拔剑对击，也彼此却有长长一阵眦目而视。人们隔墙望望鲁人，恍惚着一片宽襟阔袖冠冠芒鞋，正斯斯文文地缓步徐行。卫人从墙头上把脖子缩回来，禁不住捂嘴窃笑。

在卫国，剑侠宛如野草一般蓬蓬勃勃，于是盖聂便携着他的剑来卫游学，而且与庆生同窗同师。三年后，二人有一次比剑，仅几个回合，庆生便削去了盖聂的剑刃，那心爱之物仿佛已脆弱而苍老了。

盖聂向庆生深深一拜，那动作是一个男子最坦荡的认输。但庆

生已泪流满面，羞愧得难以自容，失败的并非盖聂，而是一个不顾情谊只重输赢的偏狭的男子。于是庆生双膝落地，向盖聂谢罪。

盖聂于第二天决定归返故乡，师、藜与庆生的眼眶都溢满了泪水。庆生怀着始终褪不尽的负罪感，把祖传的铜剑赠与友人。那剑柄上依然镌刻着一只奔腾的老虎，与庆生日夜不离身的古剑恰为一左一右，人们谓之“手足”。

庆生把盖聂送到卫的边境，一双兄弟才挥泪而别。这时正是阳光灿烂的正午，一切都静寂无声，一切又锒明铮亮。盖聂陡然睁圆着眼睛，并把眸子放在友人面前。

庆生蓦然“噢！”了一声，因为在盖聂的眼睛里竟重叠着两个瞳仁。一为黝黑，一为橙红，交错闪动中，天与地，远与近，明与暗，阴与阳，飞禽走兽，柳暗花明，兴亡衰败都一并收揽，一网打尽。

庆生要求预知今生今世，但盖聂却含而不露，他告诉他，旅，才可收获兴味，收获风景。不过，世事动变，劫难来临，我会捎来信息。盖聂这般允诺，但盖聂一去不返，而且杳无音信。来人提到盖聂的名字之后，便神秘地告诉庆生，“必须明日启程。”

谁知母亲的泪水让庆生犹豫了几天，那彗星的金尾就把旷野烧焦了，把人们的头与膝放在地上了。人亦如草，除了燃烧，就是屈服。

来人也悲哀得不可相认了。他们不但骨瘦形销，而且发散须乱，那眼睛已淡泊得丢失了颜色。难道就因为天上的彗星在地上扫了一遍？

是的，夏天的旷野一片枯黄，熏风吹来，遥远的深处总是回荡着金属撞击的声音。听着很恐怖，很空杳，让所有的人都颤栗不安，好像更深重的不幸还在身边潜伏着，窥望着。持剑人固然独来独往，看去仿佛一群孤立独行的家伙，其实背脊后多了一柱支撑，其手掌下握了一剑而已。但他们直视的眼睛很迷茫，他们的心灵很缥缈，他们的生命很脆弱。他们飘来飘去，全因为无凭无依，他们呼天喊地，全因为无路无门，尽管人人提一把长剑，可是，谁能说清剑是

什么？然而，只有剑是他们的全部。

但是，他们又是一群至死不愿服输者，不愿投降及归顺者。也许在你的檐下寄一日两日，但太阳出来的时候，已找不到他们的影子。整个生活就是不辞而别。他们只有去家的日子，没有还家的日子。

但是，他们比一切常人更看重死，突然地死去，喧响地死去，怪异地死去，不流血地死去，毁容地死去，站立着死去，捧着头颅死去，哈哈长笑着死去……他们崇拜死，向往死，呼唤死，演绎着五花八门的死。死是最极至最高贵最优雅的戏剧。然后双膝落地，莫絮纷纷纭纭的死。

但庆生还没有皈依死的宗教，他还没有确定一条要走的路，并选在鸡鸣时分独自飘然而去。他固然手持长剑，而双脚却在踟躇。

他对来说：“现在，正是我们启程的时刻，盖聂也许正等待我们。”

“不！”来说作了否定，而且斩钉截铁。

变，是天下最可信赖的常数，你能预料此刻的盖聂还是昨天的盖聂。

他们把剑朝地一指，又低婉地歌唱：“……高山为谷，深谷为陵……”

他们朝四周横扫了一遍，白光宛似那彗星金色长尾。他们说你看这是多么好的时刻，我们和夏天和旷野一起归去，你分得清谁陪伴谁吗？况且卫人从不惧死，今日之死，也不过追随卫人而去。我们倒下去的时候，只需一个人给我们掩上土，他便是我们的朋友。

他们脸对脸庄严而立，目对目诚挚而望，他们伫立得十分长久，又跪拜得格外深沉。一切现成的礼仪都依序完成，便一起把剑尖举向自己的前额，一起轻轻划开整齐的“一”字，血珠便队列一般横着步出。当血把自己脸沐洗了一遍，那剑尖就同时指向了对方的左肩。同时既庄重又迅速地割下对方左臂上隆起的山丘。继而，剑刃轻柔地移动，好像美人的一只修长的手臂，在英雄的胸膛既倾慕

又欣赏地抚摸，当触到那崇伟而巍峨的胸前肌，剑刃缓缓地环绕着这块在岁月里锤锻过的肌体仔仔细细地挖掘。那情感是否完美，那功夫是否深融，全体现在是否完整无损地像连根拔出一棵大树那样把这块最壮丽的胸前肌从胸膛割下，而且用剑尖挑着轻轻放在朋友的面前。

他们不知从哪位高人取来这份神功，那剑刃尽管切割着肌肤，挖刮着骨骼，但一点血都不渗流。好像，他们事先已吮尽了浑身奔流的热血，只把附着在骨骼的一小块肌肉伸手随意地摘下来。仿佛这是他们培育的果实，此刻已经成熟，此刻他们正喜悦地摘取和收获。只不过他们的收获又多了一些庄严。

藜，本来早已感觉那女孩儿的柔情已一寸一寸像退潮似的褪去了。藜记不清有多少次庆生把自己全部感情暗示于她并怔怔地期冀于她，自己常常转过脸去。藜自叹已与剑悄然冥合，失去了一副多情善感的柔肠，但此刻竟浑身起粟。藜向两位不知名的侠落下自己的双膝，并且像最早的人类那样向天空举起手来诉求，让天来解释这种残酷。藜的双手向上苍挥动，仿佛人的第一个舞蹈。人最初这样舞蹈的时候，正是人的智慧初醒的时候。藜需要智慧。但两位陌生人已割去对方一半的血肉，一举一动，都庄严而神圣。

彗星已收去了金光，天地间已了无声息，本来那枯焦的禾都哗哗地悲叹着，此刻，它们凝息屏气。天地间再没有别的，只留下了庄严和神圣。藜，接受一次洗礼。

庆生知道自己早已徘徊在十字路口。除了手中握着剑，他面前还放着书，是穿上士的阔袖宽襟，还是系上侠的短衫窄袖，他常常掩上门像一个青春缱绻的女孩顾影自怜。但每脱每穿，他的肌肤都吱吱地痛苦。

母亲向巫师讨来一片龟壳，又燃起炽红的炭火，当烟悄然熄灭去，母亲把那坚硬的物质向烈火投去。母亲在煎熬中等待。巫经过漫长而繁琐的仪式才进入主题，才从一片死灰之中缓缓取出那个可预卜一切的龟壳。

巫师像看自己手掌的纹路那样去读一个被烧裂的龟壳，在母亲怔怔的目光里巫师微微摇摇头。龟壳上，各种纹路竟错错落落，有的半路失去了走向，有的又与他线交叉。这种纷杂决不是一个好兆头，很可能所有的一切都中途结束。但巫师宽慰母亲，每一个人面前，都有一条大路，走吧，走就是一种决定。

母亲叹口气，把币放在巫师的面前。但从此不再求助巫师。这也是一种决定。母亲暗暗地把心横过来放在原来的地方。

但今日，天仿佛像烧制龟甲一样，竟嘭然烧裂了一条缝隙，他看见了他仰慕的古人。本来，他以为古人已一去不返了，但英雄却倏然落在自己的面前，并完美地演绎着英雄的戏剧。活生生的，血淋淋的，跟自己仅咫尺之隔。

终究，这古人还在。古人就是这般没有目的，没有虚假，没有世故。不过，可悲叹的是与古人刚刚相遇，又匆匆告别，而且永不相见。从此，这个世界只剩下自己以及落日中拖在身后长长的影子。不，不再推延着自己百无聊赖的岁月，也许是最后的机会了。

于是他忽然拔出剑，走到这无姓氏的朋友面前，要求他们稍稍等待一下，不要过早終了这平生不可再见到的人间故事，让他也走上舞台，与古人一起舞蹈。

那两位没有姓氏的朋友，此刻已割去一半身躯，那劲健的肌肉瞬间已从身上一块块落下，而骨骼竟白得宛似纯白的玉石。一眼望去，仿佛他们的一半已落到远古，一半还暂留今日。他们的这半为另一半作为可依凭的柱石矗立着。这种创造，已成为天下独一无二的艺术了。

但这两位没有透露姓氏的朋友拒绝了他的请求，一面流血一面说：“盖聂正在邯郸期待着你，而且他心中的谋算秘而不露，赴约你已刻不容缓了。”

“你们为何不同庆生一起赴约？”他问。

他们抬起已不带血肉的手，摆了摆：“我们已无约可赴。我们与这个天下解了一切盟约，只剩下了告别。”